流年絮语

□ 李宗川

踏上归途

出门旅行，我最害怕离开。那踏上归途的一瞬，淡淡的惆怅和伤感总是不期而至，如沽沽的流水，绵延细腻，直铺陈得满心苍凉、无以自拔。

远方是个美好的名词，因为距离而美丽，因为陌生而向往。奔向远方，就注定了一份缘份的等待，或喜、或忧，全在即将来临的时刻。

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去过一些地方：白雪皑皑的北方，烈日炎炎的南国，椰风阵阵的海边，漫天风沙的边疆，以及异域风情的境外。每至一处都如农夫对荒芜土地的渐次开垦，渴望得到一种全新的收获，但其体验、其心境却大同小异，只觉步履匆匆，过程短暂。特别是随着旅行归期的临近，心情都如同裹了夜色的袍子，陡地黯然，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乏，在踏上归途时便迅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我喜欢驻立风中，随心所欲地幻化着光和影的镜象，静静地把每一分淡定尽收眼底。可如今的旅行，再也难有莽然地闯入一个陌生处，自由自在徜徉的神秘和安逸。于喧嚣嘈杂中，心灵实难获得哪怕短暂的皈依。悲凉已不在风景，却在内心里了。

虽如此，但于旅途之中总还有一份期盼，以为美好就在下一站。直到转身踏上归途，才一切昭然若揭，心凉如水。归途如同小时重抄的笔记，冗长而乏味，那一刻，听得见撕裂的内心像一块玻璃，有着清晰可见的伤口般不堪一击。一路一程都是重复，心随着行程的缩短慢慢枯萎。

我在丽江就有过与风景邂逅的震憾，那是当我登上玉龙雪山上的牦牛坪时，只见高山草甸，天然牧场，美仑美奂，草地散游着几只牦牛，有阳光苍白无力地照耀，高山冷湿而清静，四周静谧到能闻天籁之音，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浑然忘我。这是一种风景的邂逅，是心境的恰逢，可遇而不可求。

一个十月天的傍晚，在南京秦淮河畔，我和两位昔日同窗学友偶遇，彼时风很大，也很冷，我们就在河边围炉煮酒，谈笑风生。无奈美好是那么短暂，分离却是注定的永远，及至不知不觉到了归期，那份失落和难舍，便如潮般袭来，于是，心情便像一直下个不停的雨，早已一片湿漉。

离别是相遇的归途，然而还是要继续走，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留下的理由。一景一物尚是如此，人生何尝不亦然。

回望曾经

曾经的太古洪荒年代，天地茫茫，恐龙唯我独尊，爬行龙逞强陆地，肆无忌惮，翼龙天上翱翔，不可一世。曾经，人类的祖先，不再四肢爬行，蹒跚地双腿站地，钻木取火，以石为器，并手舞足蹈、其声嗷嗷地表达爱情。曾经，我的祖父从遥远的地方流浪到这春光明媚的南方小镇，另起炉灶，开始了他的打铁生涯，在“叮叮当当”击打声中繁衍生息。这些曾经，有的已演变为历史，有的只有在族谱中追寻只言片语的记载。

我的曾经，是从尚未足月便随父母下放到一个偏远小山村开始的，于是，我有了对山花烂漫、云淡风轻的认识，有了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感受，有了一段独特的童年时光，有了一帮粗手粗脚、黑肤泥腿的朋友。

曾经，我因为高考不理想而失意，因为分工不如意而沮丧，因为工作不顺利而灰心……但生命就像那茁壮的杨树，总在平凡和不经意中向上生长，风雨过后，曾经的痛苦成为了财富，曾经的磨难成为了历炼。

曾经以为，爱情就像那香艳的玫瑰，炫烂芬芳，只要两人相爱，就可以成为孤独时候的永远依靠。却不知玫瑰终究会枯萎，有些承诺是可以随风飘散的。“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岁月如梭，要不是痛彻心扉谁又记得谁？

曾经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为此，独步那空旷的荒原、戈壁、黄土，看大漠孤烟，草长莺飞，喝酥油奶茶，写淡雅文字，在陌生中静静体会着孤独的浪漫。当我倔强地背上行囊开始全新的旅程，我知道，只有仅有的几个朋友站在我身后凝望，他们的眼神像落日一样苍茫而深远。

时光总是在流逝中磨砺着我们的激情，并把记忆染成绯红。曾经的追求，或许成了今日的笑谈，曾经的愿望，只是今日的平常，曾经的故事，今日不再新鲜。当我拥有了许多的曾经，才发现，我那还自以为是的曾经，在女儿眼里已是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是她不可理喻的传说，只有妻子忙里偷闲才附合着听上一会。纯洁美丽的女儿，让我看到了自己意气风发的少年，不由怀念起那单纯质朴的笑脸。

曾经的一切，有的顺风顺帆，有的失意落寞，但都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生命历程，是我们尘世一遭的见证。回首望去，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些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铁树的风骨

□ 沈师

怯怯地，似乎有些柔弱弱不禁风
在那个雨后的清晨还挂着晶莹的水珠
颤颤地，在微风中抖动
你的前身后世，在一傍孤傲地站立着
一如硕大的雨伞，倒扣在天地之间
承接万物，气吞万象
冷眼环视这热风吹雨的四野
数不清的光束，如炬，渴望东方的地平线
燃烧起腾腾的烈焰

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
在时间的催生下，命运交给了岁月打磨
嬗迭的白昼与黑夜，让月光忽明忽暗
星星窥探　芽胚萌发的瞬间
鸡鸣四起，唤醒了日出
唤醒了你
嫩芽尖尖，托举着层层云絮横空出世
生命的降临，注定炼狱一般深重
从此，你每一根筋骨在伸展之际
泣血　阵痛　撕心裂肺
一点点新生，脱胎换骨
为了自身硬气　淬炼
无怨无悔

直到有一天，迎风矗立
面对凄风苦雨，你不再孱弱稚嫩
面对冷酷的世界，你不再兢战畏惧
成熟了，造就一副铁打的身躯
每一根血管贲张有力，热血汩汩奔涌
每一根经络如隆起的山梁
澎湃着英雄的气概和激情
那一身坚硬的盔甲
刺破青天，留下道道电闪
后来，从你身边经过的人
都有风骨

彼岸花

□ 刘凤荪

咀头山上，还残存着一片林子，有香樟，有山竹，地上有野生金针菜，还有很多的眠仙胆草。

山岗上还有橡树的时候，我在那里挖到过鸽子蛋样的东西，兴奋之余，忽然有了哀愁，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说：那是老鸦蛋。

鸟蛋是孩童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老鸦蛋除外。咀头山上曾有成千只乌鸦，早上从山上飞出，傍晚又集结着归巢，但见一片黑影压顶，地上的人能清晰听得鸟翼煽动的风声。

老鸦下的蛋，掉到地上，钻到土里，长出毒草，我故里人把它叫做眠仙胆。眠仙胆叶长得干净利落，比同地的杂草要茁壮许多，一簇簇，绿茵茵。

人的恶梦多数跟死亡相关，梦里人挣扎着醒来，说梦里看到谁，那个人要带谁走。世故者避讳，避开死字，说那是眠仙，把做恶梦说成“发眠仙”。

不该有花的时候，坟山上突然冒出一簇簇红艳艳的花。花开得如此热烈奔放，远远看去像一片火红的云霞。近看，花不同枣、橘、柚，也不同桃、李、梅，兀突一茎，四出七颗热烈的心，每心再出七根夸张地奔放的雄蕊，却不见雌蕊在何方。花瓣六，长长瘦瘦，互不相偎，郁郁往后卷，似愁肠百结。

彼岸花，花彼岸，花开不见叶，叶绿不见花。佛语说，有两个人，曼殊、沙华，在人去彼岸的路上做不同时段的值守，知道有你，知道有我；牵挂你，牵挂我，永不能相见。

在县里教书的宜子是山里人，有着很苦难的童年，童年的记忆里有着抹不去的彼岸花。有一次宜子看到山脚下河边一片开阔地带有开得茂盛的彼岸花，就动了摘花的心。悄悄靠近，伸手，听得息息簌簌，花旁一树下，果有黑蛇立起身子，闪电一样吐着信子。

又一天宜子在地里跟母亲劳作，老是对着上勘的三角地发呆。那是邻家大娘的地。大爷早年没了，就埋在艳艳的花那边，大娘带着一个残疾女娃过。

牛耕的事大娘做不了，她大女儿、女婿适时来了。两个男孩也被带来，孩子太小，大人就由着他们玩。不一会，孩子就靠近了那片热烈奔放的花，大一些的孩子忽然哭了。使牛的汉子丢不开工夫，只是骂。

风吹过去，蝴蝶飞过去，不知名的古怪玩儿飞过去。水沟里的水汩汩流，好似在诉说着什么。水流声被孩子的哭声掩盖了。

后来汉子能听到水沟里的水流声，一如女人嘤嘤的哭。孩子的声音小了，没了。

汉子在暮色里哭骂，说大娘家那个残疾女娃长得妖艳，是个妖。有这妖在，世道绝无太平。

很多年以后，大娘家不再有妖艳的残疾女娃，宜子再一次看到了那个使牛的姐夫。姐夫依旧牵得牛来，牛已不是那牛，姐子还是姐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宜子已经觉得陌生的大男孩。

姐夫对宜子说：妹子，妹子，俺认得你呢，长得好高啊，到港头读书去了吧？

宜子娘答：是哩，是哩，娃嘴笨，不会应人。

姐夫说：俺家大的，要是在的话，也该这么高了。

宜子没说话。想起那簇花，想起那个男孩，想起那个笑起来真诚又妖艳的女娃。眼里冒出水珠，不听话的水珠顺着瘦削又洋溢着青春的脸往下滴落。她的身子正日夜狠着劲长，一如那疯狂的彼岸花。

大娘快速老去，依旧打理着那些不多的土地。于是，年复一年，有汉子牵着牛，拉着犁、耙，走过有冷泉呜咽的水沟，绕过艳艳的彼岸花丛，在那块三角地上玩着或深或浅；或纵或横；或粗或细；或明智或昏庸的让人活命的游戏。

今年，宜子又一次说起曼珠沙华，写了《彼岸花的故事》。

循着岁月的犁痕，我搜寻着苦难岁月里的音、形、色。想起了光秃秃油桐枝下的孤坟，想起了地里挖起的老鸦胆，想起了简单朴素地伸张的翠绿，想起了火焰一样奔放的倩影。

一瞬间我醒悟到，老鸦蛋也好，眠仙胆也好，无论其有着什么样的恶名，它只是在贫瘠土地上奔放的青春，走过苦寒的秋天，它的生命确实会走入彼岸。